



第六章 僧戏日酋

平西城外的土路上，韩秀芝骑着毛驴。身边不远处有一片庄稼地。日头过午，天气闷热，韩秀芝额头冒出一层汗珠。前方不远处的大柳树树荫下，有两个日本兵在乘凉。日本兵边上停着辆骡马车，车架上装满蔬菜瓜果。两个日本兵脱了军装，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说笑，见韩秀芝经过，四只眼睛都直了。韩秀芝发现日本兵不怀好意，连忙转过头，用手直拍毛驴，催毛驴快走。

一个日本兵叫着“花姑娘的，好！好！”冲了过来。韩秀芝一看不妙，紧拍驴背。毛驴快跑，他也快跑，追上后一把揪住驴尾巴，被驴后蹶子一撩，正好蹬在要害部位，疼得捂住裤裆哇哇怪叫。另一个日本兵嘿嘿笑着追上，用力把韩秀芝扯下驴背。韩秀芝落地后，将包袱紧紧拢在怀里，紧张地看着两个日本兵。正巧，土路的另一边，开过来一辆轿车，车尾卷起阵阵黄尘。开车的是韩春水，正送翁双南进城，他发现前面的情况后骂：“哼，小鬼子真不是人！表哥，看那边，两个鬼子又想祸害谁家闺女呢。坏了——，那女的像是我姐！”

翁双南定睛一看，真是秀芝，马上着急了，说：“是秀芝，快开！快开！”

两个日本兵，你抱头他抬腿，把韩秀芝横着往树底下拖。韩秀芝死死抓着包袱不放，身子拼命左右扭动，竭力想挣脱，嘴里不停地骂：“狗东西，放开我，放开……”

两个日本兵毫不理会，一边奸笑着，一边“噢噢”地叫着，继续把秀芝往树下拖。

韩春水把车开得飞快，到了日本兵面前，一个急刹车，“吱”地停了下来。

韩春水下车后，红着眼，猛地扑倒一个日本兵。从旁边下来的翁双南转身去对付另一个日本兵。

这个日本兵身材高大，一见翁双南扑来，甩开秀芝，摆开架势，向翁双南进攻。翁双南来了个反手擒拿，右手臂死死扣住日本兵的脖子，左手摁住日本兵的双掌。不料从小受“武士道”精神训练的日本兵吭哧一口，死死咬住翁双南的右胳膊。

翁双南忍着痛，提着日本兵的腰带，往几米远的水沟处一扔。不等这个日本兵爬起，翁双南过去把他的头摁进水里。日本兵一阵扑腾，过了会儿，没动静了。





韩春水和另一个日本兵抱着在地上打滚。韩秀芝一时看不准，无法帮忙，站在一边干着急。

这个日本兵力气比韩春水大，翻身以后，用双手卡住压在下边的韩春水的脖子。

这时，翁双南过来了，一只手从腰上一抽，抽出腰带，双手套环，往日本兵颈上一扣、一扯，日本兵就倒在了地上。翁双南上前踏住他的头，又使劲一拉，这个日本兵翻了翻白眼，断气了。

翁双南起身后马上吩咐：“春水，把鬼子的尸体拖进高粱地，往里拖些。”见韩秀芝双手紧紧拢着包袱，还站在那儿发愣，翁双南笑道：“秀芝，你没事吧？包里是啥宝贝？看你死不撒手的样儿。”韩秀芝转头，清醒后说：“你们来得真是时候。包是救治伤员的贵重药，张大夫才给的。”翁双南叮嘱她说：“你以后独自走野道，脸上涂上黑灰，显得丑点老点。也怪，你成天在外忙乎，脸儿还挺白嫩……”韩春水过来，问道：“表哥，鬼子的枪咋办？”翁双南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用鬼子的衣服包好，埋在地垄下。春水，你快点。完事后别跟我进城了，你送你姐回家。”说完，翁双南想想，还不放心，回汽车上，从坐垫下掏出一支小手枪，交给了韩秀芝，说：“以后外出办事，带上它防身。不会使吧？待会让春水教你。我有事，让春水送你，我先走了……”

韩春水牵着毛驴，韩秀芝坐在驴背上，一颠一颠地走山道。

韩秀芝说：“春水，别说，看他文弱书生似的，杀鬼子还真有股狠劲，像会武功呢。”韩春水说：“可不，双南哥两块青砖握在手，能一掌给劈开。他还会那什么跆拳道呢。有天夜里，他叫我端上一寸厚木板，自个抬起脚朝板子一蹬……你猜，怎么着？”韩秀芝说：“木板碎了。”韩春水说：“没有，木板没啥，倒是他的鞋开了口。他说很久没练，腿没劲了……”韩秀芝开心地笑了。

韩春水继续说：“姐，知道不？双南哥会的东西可多了。他会拉胡琴，随手抓片树叶搁嘴里就能吹出好听的歌，还会写大字，会开车。还有，他的枪法很有准头……”韩秀芝问：“怎么有准头？”韩春水指着十步远的柿树说：“看见没？就那树顶的青柿，双南哥也不用瞅，一抬手就能打下来。”韩秀芝说：“真那么厉害呀？我得好好练练。”说着，掏出小手枪，骑在驴背上瞄来瞄去。韩春水忙制止：“嗨——，快收起来！这家伙不能随便拿出来的，你当是玩具呀？”

平西矿区正常生产了。

矿工们日复一日下井升井，高线上运煤的罐斗缓缓移动，运煤车在铁路上驰行……

高线站总调度室内，翁双南正在桌子上画着高线运行图。

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接着技术员小高推开门，探进头来说：“翁经理，你

乡下表妹来看你了。哇，翁经理的表妹好漂亮，说给我做媳妇吧！嘻嘻……”翁双南一头雾水，但脸上仍露出笑容，问：“是吗？人呢？”刚转身，就见韩秀芝笑吟吟地站在门口。翁双南不由得惊喜地说：“哎哟，秀芝，是你呀？”韩秀芝脸红扑扑的，说：“表哥，是我啊！你不高兴怎的？”翁双南由衷地说：“我何止是高兴，简直是惊喜呢！”翁双南连忙让座，倒茶。韩秀芝边抹着脸上的汗边说：“渴死了，我要喝凉的。”说着，起身将桌上翁双南茶杯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一口气喝干。

坐定后，韩秀芝好奇地问：“你是这儿的大官吧？是不是啥事都管？你看上去好像瘦了些呢！”翁双南轻声说：“什么大官？是工作需要。你怎么来了？小萍儿在家闹不？”韩秀芝说：“她挺乖的。怎不见春水呢？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，怪想念的。”翁双南道：“哦。你这趟是专来看他的？他平时在车房待着。”韩秀芝说：“谁说我专来看他的？人家也想看看你嘛！”翁双南说：“我们都好着呢。还有别的事不？”韩秀芝说：“有，等会儿跟你说。双南，你衣服咋这么脏？回头我给你洗洗。”翁双南笑着解释：“这是工服，就这样的。”韩秀芝说：“哦，这样啊。哎，双南，你得想法帮我解决个问题，这是工作需要哟！”翁双南说：“你倒学得快呀。说吧，啥问题？”韩秀芝起身看看窗外，又凑到门缝边听听，然后轻声说：“村里的民兵响应县里的号召，要造地雷炸鬼子，需要好煤炼铁，你这有的是，给我弄些吧。”翁双南苦笑：“嗨，你当煤矿是我开的呀？哪能那么容易给你搞到煤？”韩秀芝说：“我不管，你得想辙。”翁双南想了想，说：“好——。想当初村里那么困难都给我们弄了不少粮食，欠账是要还的。”韩秀芝还想往下说，突然被翁双南示意制止。

屋外传来汽车声，翁双南走到窗边看了一眼，回头指指侧门，让韩秀芝悄悄离开。

高线站站房外桥本和幸子从车上下来。看见忙碌运行的高线，又看到运煤的斗子将乌黑发亮的煤倾倒入煤仓，装进车厢，桥本兴奋地对幸子说：“幸子，高线转动了，你看这一斗斗的煤，装上火车，运往码头，再装上轮船，通过海路运到帝国。我们发动大东亚圣战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资源吗？”幸子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我真高兴！”

两人边说边往站房走来。

桥本问道：“最近你的文化研究进展如何？”幸子说：“很顺利呀！有双南君的指点，我发现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伟大的东西。通过学习借鉴，会对我们国家很有帮助的。”

翁双南出站房迎接说：“桥本君来了？欢迎莅临指导！”桥本开玩笑说：“我来随便看看，不错。双南君辛苦了！不过我没白来哟，给你带来了你最想见



的人。哈哈，中午请我们喝酒吧！”翁双南痛快地说：“那没问题。哎，白鸟君好吗？”桥本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恢复得不错。走，去里面看看。”

三人进站房内，桥本拿起桌上的图看。翁双南开始介绍工作进展：“桥本君，我正在绘总地形图，要把高线线路和各站台的位置标清楚，各大矿及各村的小煤窑的位置也标上去，还有运输点的分布、皇军据点的状态一一注明。这张图对公司的下一步发展，在决策上将起大作用。”桥本在翁双南肩上捶一拳，欣赏地说：“双南君，你的想法很好！”幸子见状，兴奋地说：“双南哥哥，桥本君很赏识你的才干呢！”翁双南说：“才干不敢当，我只是办事认真罢了。”桥本说：“双南君毕竟是东京都大学培养的精英，我相信你会尽职尽责的。这样，我高兴，幸子高兴，连香月清司司令长官也高兴。双南君，加油！”

几个人说着话，桌上电话铃响了。翁双南抓起话筒。

电话里的声音问：“是坨里高线站吗？”翁双南说：“是啊。你是哪里的？”“我是北窑高线站的。经检查发现，昨天夜里有人把南岭铁架的钢板给卸走了。可能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。”翁双南问：“你是张站长吧？这样的事就别告诉日本人了。行啦，我马上派人去抢修，告诉我具体方位，几号铁架？”电话那头说：“北窑村第44号铁架。翁经理，您真是好人！”

坨里高线站警备队黄大勇正和几个人打牌，翁双南进屋。

黄大勇见了，立即站起来，不安地问：“翁经理，您来了，有事吗？”翁双南不客气地说：“废话，没事我找你呀？昨天夜里北窑那边有情况。”黄大勇心想不好，赶紧问：“高线又遭劫了吗？”

翁双南说：“倒是没遭劫。这回来了个省事的，人家把铁架子搬走了。你带人去看看。”

北窑高线站站长办公室里，财务正在盘点当天的账目，张元春在一边看着，听见有人喊：“站长，站长！”张元春还没出门，黄大勇带着几个手下走进来。黄大勇坐在椅子上，疲倦地说：“张站长，快给我弄点水喝，我渴死了。这半天跑了六七十里，待会给兄弟们弄点好吃的，今儿就住你这儿了。”张元春赶紧唤人：“来人，给黄队长沏茶！”有人进来，带来一摞粗瓷碗，倒上大碗茶。

张元春试探着问：“黄队长，您这回过来是为……”黄大勇没好气地说：“还不是高线铁架被人卸了一事？翁经理让我来看看。沿线巡查，尽是山路，可把老子累坏了。”张元春一肚子苦水急着往外倒，他说：“黄队长，您新到高线来，不知详情呀。我告诉您，这沿路靠偷高线为生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。都是吃不上饭的老百姓，有的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。深更半夜的到了高线站，他们见什么拿什么。这不，前几天连我的夜壶都被偷去了，没办法啊！”黄大勇反问：“他们不怕日本人来硬的？”张元春说：“日本人？日本人一到夜里连岗楼的门都

不敢出来。兄弟，我是这儿的站长，您是警备队长，我可把情况都说清楚了，有坏事儿别往我身上扯，跟上次丢枪似的，我可不往里裹。”黄大勇见张站长一脸不高兴，怕翻起旧账，忙说：“那是误会。怎么说，咱们哥俩还是弟兄呀！”张元春见黄大勇有点悔意，心想这警备队长会长期在这儿干，实际上自己也惹不起，就说：“黄队长，大事儿小事儿都往八路身上推呀，日本人拿八路没办法。兵法讲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有人说看见八路从山梁上过了，您就说是看见八路从山梁上过了；有人说八路有一二十，您就说八路有四五十。我看日本人拿八路是没辙儿。”黄大勇听完，认为这是个好办法，于是说：“噢，一推六二五，这是个好主意……”

平西公司内部餐厅里，桌上摆着一溜空酒瓶，白鸟、翁双南两人连连碰杯。

白鸟有些醉意，趴在桌上，目光迷离地说道：“双南君……今晚喝得痛快！在医院……酒不让喝……还忌口……天天喝蛋汤……我现在……闻到蛋味就想吐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医生那是为你好。现在你康复了，想吃啥跟我说，我让他们去做。”白鸟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现在吃什么……都没味道。我……想吃的是一种……野味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告诉我，想吃什么？”白鸟说：“螺蛳……儿时……北海道乡下……最爱吃。”翁双南哈哈一笑：“这有啥难的？你等着。”说着，掏出怀表，悄悄拨快半小时，然后指给白鸟看：“现在是8点30分。你等着，9点前让你吃上新鲜螺蛳。”出门后，翁双南把餐厅厨子叫过来，叮嘱他说：“白鸟太君喝高了，让他在里面眯一会儿。我回来前谁都不许打扰他，他要什么只能你送进去。听清楚了吗？”厨子连连点头。

野外，翁双南开车疾驶，韩春水带着手电、鱼篓坐在后面。

车子到河边停下，翁双南交代韩春水说：“去河里摸些螺蛳，拣大个的，利索点。等我回头接你。”韩春水下了车。翁双南开车疾驰。车抵达北窑附近，翁双南将车开进树丛藏好。看看左右，悄无声息，翁双南下车，徒步向锅炉房飞奔……

两个值夜班的锅炉工正坐在门口侃大山。

翁双南从侧门进锅炉房，左手用粉笔在记事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上“通知：为防破坏，夜工速去岗楼领枪，武装值夜。黄大勇”。写完后，他绕过纵横交错的管道，直接来到锅炉的炉口。翁双南从帆布包里取出捆扎好的一包炸药，然后掏出黑胶布，撕下好长一段，将炸药包固定在锅炉炉口上。之后，插好雷管、拉出导线。这时，突然听见脚步声，他赶紧闪入锅炉边装工具杂物的铁皮柜后面。

一个值班的锅炉工往炉膛内加足了煤，出去后一看黑板上的通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去岗楼领枪？来回得花半个钟头。那烧火棍有啥用？黄大勇这孙子尽折腾人，没办法，去吧。”说罢，转身走出锅炉房。



听锅炉工的脚步声已远去，翁双南继续甩引线，在走到离锅炉房很远后，点燃了引线，转身离去。翁双南迅速驾车返回，半路接上还在河里摸螺蛳的韩春水，急急往回赶。

回到公司餐厅，趴在餐桌上眯瞪的白鸟忽闻一股螺蛳味，抬起头来，翕了翕鼻子，说：“是螺蛳味，哪儿来的？”对面，翁双南笑吟吟地看他，掏出怀表给他看：“看，白鸟君，我8点30分离开，现在差一分钟9点。一会儿就让你吃上螺蛳。怎么样？”

“当当当……”墙上自鸣钟正好9点报时。白鸟开口大笑，嘴还张着，突然，“轰——”爆炸声从远处传来。

白鸟惊呆了。

北窑高线站锅炉房内安装的德国造卧式双筒锅炉，底部被炸出了个直径三尺的大窟窿。锅炉房门口有日本兵持枪把守，桥本、白鸟和翁双南在里面勘察。

张元春和黄大勇哭丧着脸守在锅炉旁，茫然不知所措。翁双南走到锅炉前，伸手摸摸被炸出的窟窿，自言自语：“锅炉的钢板这么厚，居然被炸出这么大的洞，可见威力之大。”桥本一脸肃然地看着张元春和黄大勇，白鸟狐疑地问：“张元春，说说当时的情况。”张元春说：“我当时正在屋里睡觉，谁知八路来了……”翁双南问：“来了多少八路？”张元春说：“晚上看不太清，后来听村里人说，有上百人呢！”桥本厉声问：“黄大勇，张元春刚才说的是实话吗？”黄大勇两眼贼溜溜地偷瞄着桥本，说：“太君，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，他说的句句属实。我跟他们交了一下手，是八路的正规军，太厉害了。”白鸟发怒说：“八嘎，黄大勇，你怎么向太君汇报情况的？保护高线是警备队的事，你是脱不了干系的。”黄大勇不住地点头说：“是，是！”

桥本与白鸟坐在沙发上。

白鸟问：“桥本君，你相信他们报告的情况吗？”桥本傲慢地说：“哼！相信这些中国人的话，我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。”白鸟说：“把他们统统抓进特高课，严刑拷打，我的不信他们不老实交代。”桥本不同意，他自有看法，说：“白鸟君，这没用的。虽然他们满嘴胡言，但是应该排除参与破坏的可能。他们是狗，对狗，你不能只是打骂，那太严苛。必要时给一点关心，他们会对你更忠心。统治这么大的地盘，光靠我们自己，顾不过来的。”白鸟分析说：“这件事干得太专业了，应该是了解锅炉结构的技术人员所为，我感觉是懂行的人干的。”桥本点头说：“嗯，你的分析有道理。即使在公司内部，懂行的中国人也屈指可数。张元春算一个，不过可以排除他的嫌疑。还有翁……”

白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说：“翁双南？不可能，他当时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证明他没有行动的时间。”桥本笑：“看来白鸟君十分信任并且非常欣赏翁双南嘛！我没有理由干涉你和他的友情，但请记住一句中国古话：‘非我族类，其



心必异。’”白鸟解释说：“当初，翁双南很轻松地通过了测谎实验，再说……”桥本打断他说：“测谎只对人的心理起作用，心理素质高，完全可以应付。但人性总是有弱点的，比如人的情感、生理需求……”白鸟佩服地说：“桥本君，战前您是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导师，对人性最有发言权。”桥本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再对翁双南进行一次隐形考察，毕竟他所处的位置关系重大。如果他能通过我设计的考验，那就彻底过关了。”白鸟说：“请您说说大概方式。”桥本说：“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而中国有这么一个组织，据说其成员在思想作风上有崇高的理念，他们对待个人生活像宗教般苛责。”白鸟道：“您是说共产党？我明白了。你看，连幸子这样的美人，他都以君子之礼对待。除非是能让所有男人无法拒绝的女人。”桥本淡然一笑：“这没问题。我手里还有一件秘密武器……”

锅炉被炸，运煤高线没了动力，全线因此停运。锅炉这大家伙不好修，公司没有这方面的技工，只好到处张榜招聘。

坨里高线站外，黄大勇带着手下在镇上贴告示回来，张元春过来，关心地说：“黄队长，您辛苦了。贴了多少份？”黄大勇说：“从坨里到南窑，各高线站及附近乡镇，都刷上了，道边显眼的地方也贴了。贴是贴上了，就不知管不管用。张站长，大锅炉真没法儿修？”张元春说：“我问过高线站的申技师，他说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勉强焊上。咱高线站大锅炉是德国原装的，满世界还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技术能赶上德国。”黄大勇故意说：“您不是爱出馊主意吗？想辙呀。”张元春说：“这回给您出个好主意。我看这样，您让人去北平城贴一些告示，城里外国人不少，也许外国人里头有能人，会修锅炉。”黄大勇好像明白了点，说：“嘿，您这主意不错。就是嘛，咱这除了挖煤的就是刨种山坡地的，甭说修大锅炉，连锅炉什么样儿，多数人都没见过呢。”

北平城北新桥九道湾胡同里，麻爷正推着小车出来卖菜，一手捂着耳朵，拉长音喊：“萝卜白菜青辣椒，鲜嫩嫩哪水浸浸哇——”院门口一女人出来问：“大白菜多少钱一斤？”麻爷答：“220块钱，得是‘联银券’。”女人不高兴地说：“这么贵呀？涨得这么快，简直是要人的命嘛！你说，吃混合面的人胀肚拉稀，想弄点萝卜白菜顺顺眼儿，价儿这么高，谁买得起呀？”女人退回院里。小太保骑车从胡同口进来，开玩笑地喊着：“麻爷，别卖菜了！喊一天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也挣不了两个子儿。我给你找个活儿干，保准能挣大钱。”麻爷不相信，说：“你小子又拿我开涮，有挣大钱的地方还轮得着我？你早抢着去了！”小太保停在麻爷身边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回是缝缝补补的活儿。”麻爷反问：“缝缝补补？那是老娘们干的。”小太保说：“这活儿老娘们干不了，非老爷们干

不可。”麻爷问：“缝什么老娘们干不了？”小太保说：“缝大锅炉。”麻爷听不明白，反问道：“啊——，你说什么？缝大锅炉？”小太保说：“真的，小街口贴着告示，悬赏 100 块大洋。”麻爷说：“你别又糊弄我了。你小子说话没真的，我也学乖了，这耳朵听了那耳朵冒，就当是一阵风。”小太保往街口一指，说：“我不骗你，告示就在那贴着呢！”麻爷一把抓住小太保，说：“走，我跟你看看去。你小子要是骗我，我可揪下你的耳朵……”

东直门里南小街口临街墙上，真贴着一张告示，正有不少人围着看，人们边看边议论。

小太保和麻爷一个推自行车，一个推菜车，来到人堆前。

麻爷这才相信，说：“敢情真贴着告示，这又说的是什么？”有个旁人说：“麻爷，你听，我给你念念：‘今有坨清高线北窑高线站大锅炉，在一天夜里被八路军给炸了个大窟窿，窟窿多大，大致有水缸口那么大，如果有人知道怎么把窟窿补上，不管是铆是焊，只要不漏水，就奖给 100 块大洋。——平西物资开发总公司坨清高线总站。’麻爷，怎么样？你去试试？”麻爷咋咋舌，摇摇头说：“我的妈哟，补大锅炉哇，甭说 100 块大洋，1000 块大洋我也干不了。要说鞋漏了底，找个锥子好歹撬几下子还成。”小太保调侃说：“麻爷虽说补不了锅炉，能‘追（锥）破鞋’也算能耐呀！”麻爷作势要打小太保，道：“小子你又拿我开涮，看我不收拾你！”小太保转身躲开。又有人过来，麻爷见是熟人，说：“哎，这不是‘皮子’吗？怎的？这儿有现成的 100 块大洋，你不拿就让别人拿了。”“皮子”凑到告示前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不是给八路作宣传吗？八路炸开了锅炉肚子，让我去给补上？这活儿我就是会干也不去。我就是跟他妈小鬼子过不去！”

协和医院门诊室里，医生张静雯正为“病人”翁双南听诊。翁双南见张静雯一直不说话，表情甚是严肃，故意逗她说：“我的领导，有时日没挨您批评了，还真不习惯。是我进步了呢，还是您退步了啊？”

张静雯放下听诊器，习惯地卷好橡皮管，顺手塞进白大褂的口袋，轻蔑地说：“您现在是配着日本女秘书的大经理，我哪有资格批评您呀？”

翁双南听后笑道：“噢，你说幸子啊？我有些日子没见着她了，不知她在忙什么。”

张静雯则说：“你啊，几天不见日本妞像丢了魂似的；自己的同志呢，再长时间没见着也不放心上。”翁双南微笑着故意反问：“静雯，哪儿的话？你难道不明白内外有别吗？”

张静雯听后不解地问道：“什么内外有别？”翁双南回答说：“对外，是脸热；对内，是心热！”



张静雯听后脸一红，嗔道：“诡辩！”翁双南说：“反正我不敢骗你，你怕啥？”张静雯回答道：“谅你不敢。不跟你白话了，谈正经的。哎，双南，根据地急需发报机，燕大林迈可他们攒了五台，想送出去。但鬼子盘查得紧，根本出不了城。本来我请燕京大学米铎教授帮忙，米家公子在航空公司工作，我们假借米教授家用物品之名，搭西郊机场专车把发报机送出城门。发报机装进货箱，没料到被倒下的货柜砸坏了，五台发报机压坏了两台，又没送出去，真让人心急。你看看，有什么办法吗？”翁双南听后双眉一皱，见张静雯一脸焦急，思忖片刻，说：“你先别急。北窑锅炉被炸，日本人急着赶修，让我去南口机车车辆厂找维修钢板，并给了我一张特高课的特别通行证。要不，我从这方面想想办法。”张静雯说：“那好呀！特高课的特别通行证能畅通无阻吗？”翁双南说：“大概能，特别通行证凡关卡都能过。我运大件东西，顺便把发报机带出去，应该是行的。”张静雯马上说：“好。”说罢，为“病人”翁双南“检查”完，拿出处方纸，准备开药。

翁双南又说：“静雯，还有一桩好事儿。鬼子从国内运来了五台机床，给高线配了三台，门头沟圈门配了两台。机床就放在坨里高线站机修房。根据地要建兵工厂，这几台机床可是难得的设备哟！”张静雯说：“日本生产的机械设备性能好，弄到兵工厂去，会派上大用场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嗯，看看怎样才能把机床的事儿办好。都是大块头，下手麻烦点儿。”张静雯叮嘱说：“还要注意……”翁双南问说：“什么？”张静雯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注意……你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她停顿片刻，用非常关切的语气，略带柔情地继续说：“一定要保护好自个儿！”翁双南说：“我知道。放心吧！”

翁双南从协和医院出来，紧锣密鼓地张罗了几天。这天，他和韩春水开车从北平城南口镇进德胜门、新街口，绕道到了王浩神甫所在的灯市口教堂。穿着日本军装的韩春水，大大方方地开着辆挂日本旗的卡车。卡车上装着几块厚厚的钢板，钢板上盖着军用帆布。到了教堂，又装上一个大木箱。

卡车驾驶室里坐着翁双南。他一身墨绿西服，头戴一顶白色礼帽，嘴上叼着一支枣木红烟斗，不时还哼几句京剧。只听他唱：

我黄忠成功劳，
站立在营门。
三军叫，
大小儿郎听根苗。
上前个个俱有赏，
退后项上吃一刀……

卡车出了西直门，拐来拐去，拐到万牲园西侧茂密丛林中的畅观楼。到了楼檐凋零、断壁残垣的畅观楼外，小韩下车，把木箱搬下，交给了根据地接货的同

志。

车开出灌木小道，向坨里高线站驶去。路上，韩春水好奇地问：“表哥，这木箱里是什么呀？这么金贵？”翁双南说：“是通讯设备，打仗太需要啦！”韩春水不解地问：“我们干吗把这钢板费老劲弄回去？为鬼子卖那力气，让他们补好大锅炉，高线运转起来，不又方便他们抢咱平西的煤吗？”翁双南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春水，这里头的道道深着呢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但你要明白一点，这事我不去做，日本人也会派别人去做。我们要学会斗争，而不是斗气。在敌营里混，明面上该糊弄就得糊弄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才能在暗地里发挥更大作用。”韩春水说：“这多憋屈啊。有时我想吧，还是当八路好，真刀真枪跟鬼子干，多痛快！”翁双南开导他说：“八路也不能蛮干。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，才能消灭敌人。同样，做地下工作最要紧的是隐藏好，逮着机会从暗处向敌人发动致命一击。懂了吗？”韩春水道：“懂了！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就是有时心慌，觉得有劲无处使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做该做的，想该想的。我们的人如果都能这样，就没干不成的事儿。”

卡车到坨里高线站院内停下，翁双南下了车，径直奔站房。

早就着急等候的桥本、白鸟以及黄大勇、汤鑫华等都聚在站房内。听到汽车马达声，桥本迎到门口说：“双南君，你的辛苦。钢板拉回来了？”翁双南说：“没找到德国原产的钢板，只弄回一块日本产的。行，能替代。”说着，双手一搓，看见黄大勇了，又说：“黄大勇，你告示贴出这么长时间了，有自告奋勇的修理工吗？”黄大勇说：“有啊，报名的人呼啦来了一大串。”翁双南追问道：“人呢？”汤鑫华说：“人是有，但不中用。来的尽是些补锅匠，叫他们补个盆儿碗儿的行，但一听说使氧焊补大锅炉，一个个都傻了。”黄大勇说：“请了几个外国人，人家来问了问，一听说修大锅炉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都干不了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哟！桥本君，那可怎么办？这大锅炉修不好，高线转不起来呀。”桥本说：“双南君，这种技术工作一般人干不了，我得从军方调人来。”电话铃响，白鸟接电话听两句，招呼桥本过去。

桥本过去抓起话筒，没听几句，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原来，特高课从北平通县张家湾将军坟村找到一个叫许庭全的焊工师傅。这位师傅是机械厂里的焊工老技师，据说什么都能焊。

要补大锅炉了，坨里高线站管事的人全来了，不少村里人也站在锅炉房外看热闹。

幸子也从北平赶来，还带来两个日本记者。

技工许庭全穿着工装忙上忙下，张元春围着锅炉团团转，不知该干点什么。

两块钻好眼的钢板放在一边，大锅炉窟窿边上也钻好了眼。



翁双南走到许庭全面前，客气地问：“许师傅，有把握吗？”许庭全看看锅炉，答：“没问题。窟窿在底下，没法抡锤，得把锅炉翻过来。”张元春听了，马上喊：“来，大伙帮帮忙。”

上来一帮人把锅炉翻过来，让窟窿斜冲上。

记者频频拍照，老乡们脖子伸直了瞪着眼看。

许庭全拎起大锤掂了掂，觉得不顺手，说：“得找两张结实桌子，我得站上去。”翁双南叫人找来两张槐木桌，用石板支得稳稳当当的。

许庭全站上去，让张元春把钻好眼的钢板对准锅炉窟窿。

许庭全说：“得让一个人钻进炉膛内，先用硬木墩顶住，木墩上还要垫钢板。”大锅炉打开口，张元春想钻，但身体胖进不去。黄大勇自告奋勇，挺身上来，身子一缩钻了进去。许庭全通过钻眼向里边喊话：“一定要对正，还要垫实，虚一点都不行。”里边的黄大勇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桥本、白鸟在一边关注着。

许庭全提起大锤，喊道：“听响，嘿——”一声巨响，有人吓得浑身一颤。幸子吓得拽住翁双南的胳膊往后退了几步，闪到翁双南身后，探出头来看。响声过后，翁双南过去用手摸摸铆钉，满意地说：“好，铆上了。许师傅好手艺，真是神啦！”许庭全得意地笑笑说：“来，铆第二颗铆钉！”

张元春试着把第二颗铆钉穿上，大声招呼：“黄队长，接着垫第二颗吧。”喊了半天，锅炉里没人应声。许庭全情知不妙，叫一个瘦点的人钻进去看看。那人钻进去，很快出来说：“不好，人……人给震死了！”张元春不安地说：“啥？这就翘辫子了，那可冤哪！”汤鑫华扑过来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大勇，大勇，你怎么样？”白鸟过来劝说：“不碍事的，是震晕了，不是震死了。”同时下令：“把黄大勇拖出来。”幸子怯怯地问：“那还修不修？”翁双南说：“当然修，再换个人进去呀！”

晚上，庆贺锅炉修好的“庆功宴”热热闹闹。张元春、许庭全好喝，席上白鸟高兴，叫上了好几瓶日本清酒。张元春不知这种酒后劲大，刚喝着，感觉比二锅头差多了，咕咚咕咚，几大口下肚。没想到菜还没上齐，酒劲儿就上来了，头重脚轻腿肚发软。桥本很清醒，他对白鸟说：“冈村宁次大将已经上任，皇军两个主力师团增援华北。你知道吗？八路军百团大战扰乱了帝国后方供应线。我们的任务很明确，为配合军事行动，一定要采取各种手段多运煤，而且要斩断平西八路的地下活动。”白鸟自信地说：“锅炉修好了，过几天高线就能运行起来。”桥本说：“好，只要高线运行起来，门头沟和房山的煤就能日夜不停地外运。你今后的任务不要只盯住高线，公司事务交给翁双南就行了，你抽身抓情报工作。公司处于平西腹部，南窑高线站离八路的根据地很近。中国人不是说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吗？你要利用好这个平台。”白鸟说：“明白了，可我还是有些担心，

高线并不安宁啊。”桥本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：“嗯，有一点我始终没底：那条高线老出事，先是你莫名其妙掉下来，后来北窑大锅炉被炸，不错，应该都是八路干的，可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能成功呢？似乎对高线的情况相当了解，一定是有人给八路报信。”白鸟低声耳语：“桥本君，你还怀疑……是他？王秀玲说……”桥本说：“嗯，没抓到罪犯前，谁都是怀疑对象。你要多长几个心眼。”

此时，翁双南摇摇晃晃，手里抓着白鸟带来的清酒，挨个给人敬酒。只听他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清酒可是日本名酒哇！难得一喝。”

吃啊、喝啊，闹到夜里一两点才散。第二天快晌午了，翁双南才起床。睁眼一看，都快10点了，赶紧穿上衣裳提上鞋。看看外边，天高云淡，太阳老高了，很静，偶尔传来几声马达声。他走到院外，肩上搭条毛巾，蹲在院门口大槐树下洗漱。

门口突然闯进一个人，翁双南一惊，不由得嘴里喷出一大口水。

这人竟是韩秀芝。翁双南忙问：“秀芝，你咋了？大清早的装神弄鬼吓人。”韩秀芝不解地问：“你说啥呢？谁吓你了？”翁双南说：“那你脸上……”韩秀芝的脸蛋上左右各涂抹了一团黑灰，她听了翁双南的话，瞪眼说：“这不是你的主意吗？要我出门往脸上抹锅底灰。”翁双南笑了：“哪能这么瞎抹？跟个跳大神的巫婆似的。待会儿我教你怎么抹。这叫化装术，知道不？”

说着，翁双南前去用毛巾帮她把脸擦干净。

翁双南带她进屋，韩秀芝顾不上坐下，从蓝布包袱里掏出一堆小罐罐，热情地说：“给你带的，核桃香油、杏仁、韭园大酱……都是自个儿做的，你尝个鲜。”翁双南笑着说：“谢谢秀芝，我就爱吃这些，开胃。”韩秀芝紧接着问：“怎么你说话跟张大夫一个腔儿？”翁双南马上问道：“哦，你给静雯也送了这些。还送过别人，对不？”韩秀芝说：“怎么不送？左邻右舍、上下同志，送了好些人。都说爱吃，开胃。”翁双南别过脸偷偷一乐，说：“秀芝，你真会做人情。哎，我说秀芝啊，你来就为给我送好吃的？还有其他事儿吧？”韩秀芝说：“有啊。你前晌答应给我弄些煤，还没弄呢。乔队长又找到我，让你弄煤，说是兵工厂急需。”翁双南说：“我记着你的话呢，一直在找机会。这样，你别急着回去，待在屋里。等我回来，让春水陪你说说话。我去公司看看，回头中午请你，专给你炒俩菜。”翁双南出去后，韩秀芝进屋，看到翁双南的床单枕套都挺脏，床角还有堆换下的衣服，于是一挽袖子，端起屋里地上的一个盆，三下五除二，麻利地洗起来。

韩秀芝洗被单，韩春水坐在一旁摘青菜。

韩秀芝唠唠叨叨地说：“看这被面多寒碜。春水，你平时要多照顾表哥的生活。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没亲没故的，没人疼。”韩春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姐，你知道啥？谁说没人疼他？就说衣服吧，几天前早有人帮他洗了。”韩秀芝问：



“是张静雯吧？”韩春水说：“才不是呢。是个叫幸子的日本妞，她对双南哥可热乎了。”韩秀芝忙问：“那……双南对她热乎不？”见韩春水点头，韩秀芝又问：“那你说说双南对她怎么个热乎法？”韩春水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嗯，就像对你那样。”韩秀芝道：“瞎说！双南对她好是‘工作需要’，对我好是同志感情……”

中午，翁双南回来，亲自下厨，炒了几个菜。韩春水从公司食堂里买回几个馍，三人有滋有味地吃着午饭，韩秀芝夸道：“不曾想你这阔少爷样的，还能下厨呢。菜里搁了啥东西？这么好吃。”翁双南说：“好吃吧？你平日总吃大锅煮的菜，改吃小锅炒的，可不觉着口鲜？等将来有空了，我教你学点厨艺。”韩秀芝问：“啥叫‘厨艺’？”翁双南说：“就是做菜的手艺。哎，秀芝啊，我安排好了，过几天有大车来这里拉煤，都是煤块，是给北平日军司令部澡堂专用的。我弄准时间，事先叫春水通知你。机会难得，让咱们的人准备好了，这就是给你送的。”

韩秀芝起身要走，心急地说：“好，好，我这就回，赶快告诉乔队长。”翁双南阻止道：“哎哎，等一下，我教你怎么化妆。”说完，让韩春水找来一撮锅底灰搁碗里，倒入豆油调匀，给韩秀芝抹在脸上。见韩春水在一旁看着笑，韩秀芝心里没底，不安地说：“我现在的样子很丑吧？”翁双南送韩秀芝回去的路上，迎面遇见汤鑫华和黄大勇。韩秀芝看看翁双南，见他没事似的朝前走，便也镇定地跟着。黄大勇手提一对王八，恭敬地让开道，说：“翁经理，送人啊？”翁双南说：“嗯，送乡下来的亲戚。你俩捉王八去了？”黄大勇说：“是啊，白鸟太君就好这一口。”见翁双南带人走远，汤鑫华眯缝着眼，心存怀疑地说：“我怎么瞅那女的面熟呢？嗯，大勇，你不觉得她有些像囊底下村的韩秀芝吗？”

黄大勇摇头说：“不可能是她。韩秀芝脸蛋嫩得像豆腐似的，而这女的脸皮跟咸菜疙瘩一样糙，岁数起码差十岁。”

门头沟盘山道上，天空上一抹红霞和黑色云朵渐渐融成一片，和远山混在一起，最后一线光亮给云朵镶上银色的边，而这也转瞬即逝，山谷与天空都变得黑沉沉的了。乔连瑞和通信员吴清来到一座山洼内，这里草木繁盛，青葱一片。

路上行人很少。一个穿长衫挎短枪的人从山冈上下来。此人约40岁，戴礼帽，微发福，嘴里叼根烟卷，边走边哼着小曲：

怀柔的美女顺义的汉，
门头沟的傻子满山转。
丰台的花儿大兴的草，
复兴门的光棍遍地跑。
东城的淑女西城的狼，
宣武的男人是流氓……

乔连瑞让吴清躲到一边，吴清看看地形，藏在一个土坎后。

乔连瑞凑上去，对来说：“哥们儿，借个火！”来人一愣，说：“啊，想抽烟哪？怎不自个带？”来人摸兜，乔连瑞用枪逼住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是什么人？”来说：“我是，我是那边（用手指山后）上坡保的保长，叫汪树成。人都叫我汪小脑袋，其实我脑袋也不小。”乔连瑞说：“少废话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”汪树成说：“去圈门据点开会。”乔连瑞问：“开什么会？”汪树成讲：“保长会。日本人要扫荡了，开会是我们布置任务。说实在的，谁爱开这样的会呀？弄不好就摊上倒霉事儿。就拿上次扫荡来说，鬼子在前边走，我带着牲口给他们驮吃的喝的，怕挨枪子儿走慢了点，结果挨了鬼子一顿嘴巴……”乔连瑞对他说：“好了，你这个保长别当了，让我当。”汪树成说：“你？人家也不认得你呀！”乔连瑞说：“我就说你病了，替你开会还不行吗？我可告诉你，当保长就是汉奸，人人骂着戳脊梁骨，连儿孙都被人瞧不起。”汪树成急忙解释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想当这个破保长，是他们硬逼我干的。”乔连瑞说：“那就别干了，回去好好种地。”汪树成嘴里答应着，上前问：“那……那您也得告诉我，您到底是谁呀？”乔连瑞说：“我是乔连瑞。”汪树成惊讶地说道：“啊，您就是‘强队长’！听说您会飞檐走壁。”乔连瑞说：“甭听人家瞎说，快走吧！记住，以后不许再当汉奸了！”“是，是！”汪树成连连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门头沟圈门过街楼，下层有瓮，门洞稍宽，供人进出。一侧有建于土台上的房子，与圈门之间有隔断，也可过人。

这日逢集，进出的人很多。有赶大车的，有赶毛驴驮煤连买东西的，也有推小车子的、挑担背篓的……过街楼二层有几间房子，上边有多名日本兵把守。两名日本兵端枪在上面站岗，留意着过往的行人。

乔连瑞在前，吴清在后，随赶集的人过圈门。

圈门据点是个中心据点，据点呈圆形，实际上是个巨大的圆形堡垒。外围墙最厚最高，墙上有电网；里边两层是环形墙，墙与墙之间可以走人；最里边是圆形堡垒，两层，有楼梯上下，里面十分宽敞。

据点附近就是集市，十分拥挤，有扯起布蓬或席棚支货摊的，有撂地摊的。卖的东西，有瓜果蔬菜，也有布匹鞋袜，还有秋季打场用的簸箕扫把。卖者吆喝不断，买者在还价或挑挑拣拣。

据点只有一个门可出入，门口有日本兵持枪站岗，一边一个。会议10点召开，来开会的保长们个个长衫礼帽。乔连瑞到了据点门口，上下看了看，刚要进去，吴清拉了他一把。乔连瑞以为吴清有什么事，和吴清退到一边。

吴清不安地说：“队长，据点电网那么高，进去容易出来难哪，万一您被人认出来，或者有什么破绽……我劝您还是……”乔连瑞坚定地说：“这是个难得



的机会呀。日伪开会干什么？就是要让这些保长按人数派夫。日伪军要扫荡了，前边打仗，后边得有人给预备吃喝，只要知道一个保派几个夫，就知道日本人这次扫荡规模有多大。咱根据地正等着这边的情报呢。我看这样，你呢，在集市那边等着接应我。我一个人进去，不会有问题的，鬼子的保长也是三天两头换，谁也认不出我来。就这样定了，吴清，你去那边等吧，别忘了接应！”吴清闪到一边，假装逛集市，不经意地看着集市上忙忙碌碌的人们。有个人扛了十几把秋天打场用的杈子，支在墙边，前边还摆了一小撮簸箕，一伙村民围上来问价。

吴清饶有兴趣，也凑了过去。这时，一个专门靠上窑口乞讨的乞丐走了过来。这是门头沟地区特有的现象。这类人生活贫苦，无处谋生，但头脑灵活，伶牙俐齿，穿得破破烂烂，专去煤窑“硬”讨。这类乞丐多拿一尺长的木棒或两扇牛胛骨，边敲边数。来的乞丐三十出头，头发蓬乱，衣衫褴褛，可能是早上没讨着钱，有些懊丧，边打“板”边唱着《窑丧歌》：

一个窑场白花花，
不出好煤尽出渣。
拉煤走窑的进去十个，
不一会连搭带抬出来仨。

.....

一个伙计模样的人追了上来，说：“你小子嘴别这样损，不就是想讨碗饭吃吗？给你——”

乞丐收了几个钱，也没说“谢”，又接着唱起《窑喜歌》来：

窑主心眼真好善，
开窑开在了好宝山。
左金山，右银山，
当间一座好煤山。

.....

有人搭话：“要饭的，能不能来点别的？”乞丐顺口唱出：“做买卖的心别黑，心黑早晚倒大霉。喝口凉水塞了牙，娶个媳妇跟人飞……”有人立即打岔：“他还没媳妇呢。”

圈门据点内环形会议室有一盏气灯，亮得很。

通向上层的楼梯口一侧的墙上挂一幅大地图，上边标出日军扫荡的路线。

前来开会的保长不少，热热闹闹凑在一起，彼此打着招呼。

乔连瑞进屋，摘下礼帽，笑容可掬地向先到的保长们施礼，先来的保长们觉得他面生，但拘于面子，也都还礼。先来的坐在板凳上，后来的就站在一边。乔连瑞站在靠门处。过了一会儿，濂野从楼上下来，身旁有两个日本士官陪着。保